

No. 384  
传记

著者方紀

阿洛夫醫生

冀中新華書店出版



# 阿 洛 夫 醫 生

著 者： 方 二 總  
印 刷 者： 冀 中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者： 冀 中 新 華 書 店  
總 店： 滄 州 十 字 街 西 路 北  
分 店： 身 龐 舊 城 鎮  
高 陽 城 內  
安 國 城 內  
文 新 縣 新 鎮 市

定 價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日

「阿洛夫同志在醫學上的功績，

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醫務工作的新方向！」

——李富春——

## 目 錄

- 一、歡迎阿洛夫醫生
- 二、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 三、「動靜法」
- 四、在外科手術室裡
- 五、關向應同志的片
- 六、「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 七、「一切爲了病人」
- 八、「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 九、「學習、學習、再學習」
- 十、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後記

# 阿洛夫醫生

方紀

## 一、歡迎阿洛夫醫生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在延安中央醫院的禮堂裡，舉行着一個盛大的歡迎會。被歡迎者是一個「外國人」，蘇聯醫生——安德列·阿洛夫（Dr. Andre Orlov）。

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台去。臉上帶着熱情興奮的歡笑，向人們連連點頭，並天真的隨着大家鼓掌，似乎是說，我同大家一樣的快樂。掌聲停下來，他脫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剪短了的金黃色的頭髮，覆蓋在他的額角上，灰色的眼睛裡，流露出智慧和熱情。

——他講話的聲音不高，句字很簡短，但每一個字都是那樣清晰有力。他首先讚揚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偉大，說到蘇聯與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事業中的共同目的和聯系，然後說：他是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來到中國來工作的。

——「我以能够被派到中國來工作爲自己的光榮。」他懇切地說。「我希望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很好地工作，完成此行的任務。」

接着，他說明他被派來延安的任務，首先在於保障中國黨中央首長的健康。同時，進行新的治療了精養靈務幹部，和介紹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經驗。

——「我願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此行的任務。」他繼續說：「但是，對於一個蘇聯人，常常不是滿足於

任務的完成，而一般的要超越它！

在蘇聯的掌聲中，結束了他的話。

德烈·阿格夫羅達，是一個出身貧苦家庭的俄維埃新知識份子。一九〇五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一個工人，在幾十歲的時候便死了，母親整年地在紗廠裡勞動的工作，還不能養活他們一家兩口人了。於是十歲的安德烈，便不得不開始設法來幫助自己和母親。起初他給人家做零工，或者自己做些刷子和鐵鉗之類的東西來賣，以貼補家用。當時他很喜欢電燈工作，在他白天做工之後，晚上還到一個補習學校裡讀書。到他十二歲的時候，十月革命成功了。革命給他帶來了一切。他到一個五金工廠當工人，同時在學工半讀的情況下，繼續完了國民教育。這之後，他被送入到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這革命成功後最初的那幾年月裡，國家對於學生生活則供給，當然不如現在那樣美滿，蘇是維利用一切假期法參加工作，來獲得必需的用費。他精通木板，掃過雪。但這一切都不妨礙他成爲一個成績優良的好學生。五年以後，他在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畢業了，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個最大的醫院裡當外科醫生。在王作中，他感到外科手術的重要，又進外科專科研究了三三年。之後，他跟世界著名的外科專家尤金及克林遜夫斯博士實習了好幾年，又被派到醫科大學做外科教授。當一九三八年，本帝國主義侵略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他投身到蒙古沙漠的戰地上當外科主任。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中，他又轉到蘇聯外科醫院，繼續工作。在零下三十五度的冰天雪地中，爲救治負傷的紅軍戰士們奮力工作者。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一日，希特勒法西斯匪幫竄進了他祖愛的祖國，他先後被任命爲奧勒爾軍區及庫爾斯克軍區的軍醫總監，率領着龐大的醫療組織活躍在愛國戰爭的最前綫。這中間，

他因患霍亂現在尚未痊癒的痕跡，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勳章。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從前義士召回莫斯科，繼承中國。

當阿洛夫同志的到來，在我們的醫務工作同志中，燃起許熱烈的希望。許多年來，在內戰時代的中國紅軍起，我們的醫務工作便是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幾偉大的工作。抗戰以後，雖然有不少來自各大城市的著名的醫生，出於同情和正義，他們不避艱苦地參加了解救區的工作，為人民服務。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延安的封鎖，使我們得不到必需的醫藥補助，造成了我們在衛生設備和醫務工作上極大困難。同時，這些醫生的到來，一面給我們帶來了新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但在他們身上還殘留著資產階級社會所給他們的左醫學上的保守思想。小隊主義與純技術觀點等，加以我們對近代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上，經驗不足，便使得我們的醫務工作沒有能更好的適應客觀的要求，提高一步。而安德烈·阿洛夫，一個在列寧——斯大林的教育過廿八年教育的老滿爾什維克，受過八年專門醫學教育並有著長期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戰時醫務工作經驗的醫生，他的新的醫學思想，治療方法，和組織領導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多麼寶貴啊！許多同志，把改進我們的醫務工作，學習新的治療，和自己的業務教育問題，信賴地寄托在他身上，對他懷著熱切的期待和信心。

## 二、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此後，阿洛夫醫生便在中央醫院開始了一個普通外科醫生的工作。

在開辦歡迎會的當天下午，他便應水外科主任幫助他了解這個將要開始工作的環境。外科主任黃

先領他到手術室，這是以粗繩的三孔大石壺澆做成的。刷得潔白的牆壁和嵌着玻璃的明亮的窗子，使他稱讚不已，對於在延安這樣困難條件下的出色的創造表示欽敬。他很仔細的觀察着一切。詢問每日施行手術的人數，最多的手術是什麼？用手摸摸牆壁，看看是否有可以致使病人染病的灰塵；看着溫度表上所標出的室內溫度的高低；當他走到器械機台前時，幾件生了銹的手術器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一件一件地檢查着。然後拿起一把銹了的持針器說：

「假如用它去縫病人的傷口，細菌是很容易給自己找到活動機會的啊！」

「是的，」主任醫生說：「我們很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擦亮它啊！」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器械，是我們醫生的武器，我們怎麼能用生了銹的武器去作戰嗎？」

然後，他又拿起一把手術刀，刮着自己腕上的毫毛。毫毛倒下去，又豎起來。他搖了搖頭，轉向外科主任親切的說：

「你看，還會防礙我們的工作啊？」

他挨次地看過去，從敷料當中的一塊紗布，一個棉花球，橡皮手套和手術衣等，都一件一件的看過。然後，他又在一個擺滿了各色藥品的藥架前停下來，像是要從這些藥品中看出一般手術的情況。其中有肥皂溶液，有硝酸銀，食鹽水等。於是，他奇怪地問：

「這些藥品都經常用嗎？」

「不，」主任醫生回答。「幾乎很少用到。」

「那麼，我可以建議把這些東西拿出去嗎？因為，手術室的設備，應該儘量簡單。不必要的東西



「只會防備工作和柔順的。」接着，他又指着裝在瓶子裡的外來品的罐頭說：「這在邊區，恐怕很難辦到吧？在和平情況下，消毒方便，最好儘量使用透氣自製的膠膜絲綢；罐頭應該留在戰爭中使用。我們要隨時準備着應付戰爭，是嗎？」

從手術室裡出來，他們又到了消毒室。他對於那個用大汽油桶做成的蒸氣消毒鍋非常感興趣。同時也對它的消毒不嚴密，和費時太久，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他們又來到外科病房。阿洛夫醫生耐心的，一個床位一個床位的看過去，問了每一個病人的情形，治療過程和現狀。他用深呼吸辨別着室內空氣的濃淡，溫度的高低，詢問着每一個病人的飲食及營養。然後他又到護士辦公室，看看護士們的工作。他熱心地詢問着每一個問題，虛心地傾聽着主任醫生的說明和解釋，他考慮着每一件可以改進的工作，而且按照經驗人的單純和熱情，誠懇地提出意見。

他開始施行手術，是在他到醫院來的十天以後。這中間，他一再地去參觀了其他醫生的手術。他注意着手術過程中的每一個細微動作，手術室裡的每一項工作，在工作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及所有的技術。甚至他注意到一個護士把碘酒瓶塞掉到地上，是怎樣拾起來和是否清消毒才裝上去。

在他到醫院後的第十天下午，三點鐘以後，忽然從很遠的地方拾來了一個急症——急性腸尾炎。經過檢查，知道因為病發時間過久，已經發達而化膿了，腸管連得很厲害，病人已經昏迷不醒，情況相當嚴重。這時候，主任醫生命令阿洛夫對這個病人施行手術。而他連想都不曾想到，他是主任醫生接納接收重危的病人，並有意對他加以考驗，而毫不猶豫的接受了。

手術時，阿洛夫坐開辦手術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中央醫院。爲了觀察，也許爲了好奇，手術室裡聚

手術室外的醫藥問題與海軍參謀的人們，阿洛夫醫生對着躺在他面前的一個將死的病人，靜靜地開始了檢到中國來的第一次手術。

從那裏醫藥社會環境與傳統的醫藥們，自然難免帶有那個社會裡的傳統思想和習慣。而表現在醫學界和手術室風上，便有了原來的區別。這使阿洛夫醫生的第一次手術上，便顯露出來了。

「一個關尾，斷斷這根久！」

有些醫生表示失望似的私語着。

但阿洛夫醫生不這樣地，負責地，全神貫注在執行挽救病人生命的神聖任務上。在這種情況下，時間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以後的事實證明：在正常情況下，他開一個關尾的時間從不多過十分鐘！

知識和能力的，只有表現在對於工作的效果上，而不是用以炫耀自己的裝飾品！

這是一個人思想上的原野區別。爲了提倡和貫徹這種對病人負責的科學態度，便必須對那些在醫學上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作風作鬥爭。而當阿洛夫同志——這個社會主義的醫務工作者，來到中央醫院的時候，這個鬥爭便開始了。但由於那些傳統思想的蒙蔽，在最初的一年裡，阿洛夫醫生的成績和能力，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够的注意。甚至相反，他的新的醫學思想和治療方法，在那些固守着傳統偏見的人們當中，不僅遭到一些無知的嘲笑和反對！而阿洛夫同志，堅持真理，積極地工作着。在自已的崗位上，總是完成並超過任務，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他到延安後二年半的工作中，首先在醫務工作的思想與組織上，「組織了病人」的群眾路線，提供了新的醫學觀和新的治療方法，而且按着邊境環境的條件，增加了不少有價值的設備，同時在培養醫務幹部和對醫務工作的組織和領導上，也提供了許多新的範例。把社會主義的醫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帶到我們的醫務工作中來。

### 三、「動靜療法」

在開始查病房的第二天，歐渥夫醫生就發現了這個極其普遍而又非常嚴重的問題——查病房了。醫生們在前面檢查病人，後面跟着三個護士。一個端着裝藥的大木盤，一個拿着放藥盤的木架子，第三個，提着準備放藥物的鉛鐵桶，換約在病房里進行着，被蓋揭開來，病人的身體暴露在不潔的空氣中。醫生們用 E.SOL 或者紅水 (S.S.O.) 去敷洗病人的傷口，然後用繃子把一塊紗布塞進傷口里，即便是很小的傷口，也要用探針塞進一截紗布條！病人呻吟着，痛苦地扭歪了臉。同房間的病人們被這痛苦的呻吟刺激着，翻一個身，把臉轉進被窩里……這樣一個一個的換下去，護士們往來奔馳着，把用過的器械送去消毒，然後又把消過毒的器械不加保護地穿過空氣和塵埃送到病房里，繼續用着換藥。

阿渥夫醫生看到了這個，這是在蘇聯早已被拋棄了的落後而且危險的舊式換藥方法。於是他明白了傷甚麼重裡許多病人的傷口全變成了爛肉狀的膿管而不能癒合；而有一個患濕瘡的病人，竟會住了一年，開刀六次而未能痊癒！這中間包括兩個問題：第一是治療方法——不應該在傷口塞紗布；第二是管理方法——應該建立換藥室，集中換藥，而不查病房里。

於是，他根據「抽繃子」把膿管傷口裏的紗布抽出來說：「每有什麼要在傷口塞紗布時，就應該塞藥水開。」

這「抽繃子」方法已經過時了。他繼續說。過去在創口里塞紗布，主要目的之一是爲了吸收創口里的分泌物，而分泌物的產生，原是創口里長肉時自然現象。但塞紗布的結果，却總是刺激了創口的組織，

轉而分泌物加多，且防新舊肌肉組織的生長。想想看，在紗布緊壓的壓迫下，新的肌肉組織如何利生長嗎？」

於是，他進一步說明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動靜療法」。這個「動靜療法」的原理，便是根據人體組織的自然發展規律，加以科學的幫助，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藥物和亂用藥物。譬如：對於一個創傷的處置，只要消毒嚴密，不會化膿，便可以讓它固定起來，安靜地去生長。非到需要清理分泌物和再次消毒時，不去騷動它。因為每動一次，就會給傷口以新的刺激；而刺激，恰足以妨礙肌肉的生長。但除創口部份固定外，身體其他部份的肌肉是應該儘量運動的，因為其他部份的活動，正是為了幫助受傷部份的生長。至於藥物的作用，僅在消毒殺菌，並不能直接幫助肌肉生長的。

他把「動靜療法」的原理，應用到各種病症上加以說明，並主張廣泛的使用這一治療原則。

譬如：他說：「現在我們閉關尾，一般是七天才允許下床行動，十天拆線，十四天出院，其實三天下床，五天拆線，七天出院，同樣是不會妨害病人，而能增加治療效果的。又譬如：我們不用給創口塞紗布，不用外來藥品而用食鹽水消毒，不在病房換藥而在換藥室去換藥，估計量一下，我們可以讓輕多少病人的痛苦？增加多大的治療效果，而節約多少無益的浪費？」

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遺囑，然而却是一個新舊科學思想的鬥爭。每個鬥爭者對於醫生的不隨時來對於病人，以至對於醫務行政工作者。當羅濟夫醫生在病房時，換藥病人創口的情況，把紗布揭出，來了，另外的醫生即一定又把它放進去！爲了建立一個換藥室，也竟經過了十個月的鬥爭，才能做到。

「請原因，便在於醫藥思想上的保守和宗派主義！甚至這種傳統習慣也影響到病人——在開始減少換

新次敷的時候，從病裏面也獲益了，這樣的責難：

「爲什麼不給我們換藥？」

「對病人這樣不關心！」

但阿洛夫醫生，總着也不動搖自己的科恩信念，除了一再地向醫生、護士、病人以及行政工作同志，詳加說明解釋外，他按照自己的方法進行治療。他向人們說：「最初，因爲傳統的習慣，也許病人不能接受你的新的治療方法。但我們醫生，絕不能放棄自己的治療原則，做病人的尾巴，危害病人的生命！」

只有事實最能說服人的——這個新的治療方法收到了驚人的效果，在阿洛夫換藥的病人當中，傷口不再變成瘻管，而很快癒合了，好了，出院工作去了……。

中共中央電委三局的電訊工作人員蘇德風同志，左腋下患結核性瘻瘍，在阿洛夫醫生的治療下即將痊癒了，告訴他出院以後每禮拜來換藥一次。

蘇德風出院了，但還沒有遵守醫生的吩咐——這是奇怪然而普遍的事情，病人請醫生治病，而又覺得自己比醫生更聰明。他回去以後，要求本機關的醫務所給他每天換藥。醫務所的醫生開始因阿洛夫醫生的囑託，不能答應他這個要求；於是便控告到政治處去了。自然，政治處批評了醫務所，他如願以償的每天換藥。而換藥的方法照舊是把紗布塞進傷口裡。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傷口還沒有癒合。而在這次換藥當中，因爲紗布塞得太緊，竟碰斷了一根大血管，血水像噴泉一樣地湧流出來！當把他轉到醫院的時候，他已因出血過多而昏迷了。阿洛夫醫生第二次給他施行手術，驗了一個護士李英才

的，才把他從垂死中搶救過來！當他醒來的時候，用感激得流淚的眼睛望着阿洛夫醫生。

『怎麼樣？』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應該聽醫生的話。在這病這一點上，你不會比醫生更聰明，對，唔？』

『動靜療法』的原理，是集結了許多血的經驗才被確立起來的。而只有毫無偏見、處處爲病人着想的醫生，才能很快接受這一科學的真理。

一九四四年春天，中央派了六位八路軍的軍醫醫務人員來向阿洛夫醫生學習。照着他們在長期實際工作中的豐富經驗，立刻認識了阿洛夫醫生的換藥方法是正確的，解決了他們十幾年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從事革命的醫務工作十六年了，』晉察冀邊區衛生部副部長曹山同志說：『舊的換藥方法使我痛苦着！過去在江西蘇區時代，我們就是把沙布蘸藥液給傷員敷。而當時我們沒有足夠的沙布，不得不用土粗布來代替！你想看：把粗布敷在傷口上，傷口腫痛，戰士們痛得多難過啊！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對戰士們不起。直到抗戰以後，我們還是繼續着這個老法子，連白求恩大夫也沒有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野戰醫院院長金來川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沈痛的反省道：『學了阿洛夫同志的換藥方法，才懂得我們過去的錯誤。老一套的換藥方法，不是治人病，簡直是治死人！我們的無知對革命違下了罪惡。就只這一點，够使我們所有的傷員們永遠感念着阿洛夫同志了！』

#### 四、在外科手術室裡

吳中光醫院的外科手術室原來只有一張手術台。阿洛夫醫生到來之後，又在離開窗子較遠的地方安置了一張第二手術台。每到手術日，主任醫生大聲吩咐着：『隨魯夫醫生，請到第二手術台！』他走著被指定的崗位，開始緊張的工作着。

手術開始了，兩個醫生，三個實習醫生，六個護士和兩個衛生員，擠滿了手術室的空間。各種醫療器械，擠滿病人，顯得紊亂而不安靜。從施行第一個手術到第二個手術之間，一段很長的時間浪費在醫生的等待中。顯然，手術室還缺少科學的組織與分工。

兩個手術台，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作風——在第二手術台上，那個屬於所謂『英美派』的主任醫生，是依照他的習慣工作着。不時的責罵助手，把遲錯了的剪刀丟在地上；打錯了麻藥劑的實習醫生被斥退到一邊；一個動作錯了的護士，手背上被剪刀敲了一記，接着是一連串的斥責：『丟丟丟，請到一邊去！』

而在第一手術台周圍，空氣是活潑融洽的。阿洛夫醫生愉快的工作着，並隨時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進行教育。他隨手夾起一塊破開的肌肉問：

『這叫什麼？』

當他從護士們遲滯的步子上看出疲憊時，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累不累？』

因為他講話的聲調和態度，大家笑了，立刻振作起來，手術台上的病人在叫疼，護士安慰着說：

『疼不要叫，疼不疼醫生知道的。』

『你也不知道疼，』醫生知道。』

於是，大家輕聲地笑了。

轉瞬，在第一手術台上正進行着一個腕關節結核的石膏治療。病人坐着，變得瀟灑了的手腕放在手術台上，石膏正要開始塗上去。阿洛夫同志忽然看到了，趕緊建議說：

『不對，應該睡倒！』

……沒有回答，

『睡倒，施行麻醉，手腕放平……』

仍舊沒有回答，石膏正在開始塗上去，

『主任同志，不對，這會使病人變成殘廢的！』他開始着急地說。

『你來！』對方才不耐煩的回答了他。

但他並不計較這個，立刻走過去，讓病人睡倒，施行麻醉，然後把手腕扳直，再把石膏塗上去。

一天下午，從邊區政府拾來了一個湯傷的老年炊事員。按照以後他自己的說法，是被『天火』燒了，而實際上是在睡眠中中了炭毒，昏迷中倒進火堆裡，而致燒得遍體鱗傷！

按照一般的治療，湯傷身體面積達五分之一，就是不可挽救的死症。而這個老人拾來的時候，連他身上找一塊可以驗血的完整的皮膚都很困難！

阿洛夫醫生通知立即準備手術室，像施行大手術一樣，嚴格消毒。但手術室護士長却聲明她從未見過治湯傷需要大手術而拒絕服從！



『新的湯傷治療是需要嚴格消毒的。』阿洛夫醫生並不生氣的解釋着。同時催促其他護士們準備好了一切。病人抬到手術台上，治療進行着。……當病人渡過危險的時間後，阿洛夫醫生開始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講解新的湯傷治療：

『在這次蘇德戰爭中，』他一面診察着病人說：『因為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普遍湯傷，使得我們的醫生進行了新的創造。實際上，這個原理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被我們發現了，但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而沒有研究成功。現在，它已被普遍而有效的使用着。』

他一面說着，把濃阿莫尼亞液（LAG AMMONIA PUR）在湯傷的部份嚴密消毒，再把百分之十的單尼酸（ACID TANNIC）敷上去，然後又用百分之十的硝酸銀（ARGENT NITROL），塗成一層黑色的假皮。

『這樣，你可以不必再驚動他了。』他施行完了最後的手術說。『讓它自己生長去，等到肌肉恢復的時候，假皮會自己脫落，而皮膚全像原來一樣光潤無礙的。』

## 五、關向應同志的病

關政委的肺病愈加嚴重了。從他回到延安以後，便在中央醫院休養。那時是在一種「姑息療法」的方針下，實行「人工氣胸」，把一個肺停止了運動休息着。但兩三年間的時間，並沒有顯著的好轉，而且因為肋膜炎，引起了肋膜炎出水。情況逐漸變壞起來。於是主治醫生召集了會診，決定對於肋膜炎出水的處理。主治醫生報告了病歷，治療方針和過程，然後大家看了病人，便開始討論。主治醫生首先提出用空針把肋膜炎抽出。

「我們按照心臟病的發病情況。」一個醫生說：「過去的治療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次出水症與人工氣胸無關，我們應用空針抽水療法。」

「我完全同意這塊的治療方針和抽水方法。」又一個醫生說。

「是的。」另外一個醫生站起來同聲說：「如果不要單抽水，會壓迫心臟，引起併發症。」

「同時，我們還可以檢查肋膜中是否有其他病源。」又一個醫生補充着意見。

輪到阿洛夫醫生發言了，他反對抽水的方法。

「因為，」他說：「這次出水就是打空針的結果，如果我們再去刺激肋膜，出水將會因之加多和

加劇，而且在我們這種不可能絕對嚴密的條件下，濃縮其痛的精神就更不妥。」

「但是，」一個醫生反駁道：「肋膜出水已壓迫着心臟。」

「假若並不嚴重，我仍舊主張以不移動它為妙，雖然肋膜出水是人為刺激的结果，那麼該它安

下來的時候，肋膜本身的吸收作用，還可以慢慢地將水吸回。」

於是，爭論轉移到肋膜出水壓迫心臟的程度問題了。檢查的結果，心臟已開始被迫向右移動。於是

大家一致主張抽水。

「假如只是為了對於心臟的救急，」阿洛夫醫生說：「可以抽一次。但最多不能超過三百CC，

不然會引起心臟突然恢復的震動。其餘的，可以讓他自然地吸收。」

「我們可以檢查肋膜看無其他細菌啊！」那位醫生重複着他得意的發現。

「假如有，他又怎麼處理呢？」阿洛夫微笑着看了看他，想：「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聰明。」

最後，抽水的方法確定了，大家簽了字，由主治醫生執行。第一次便抽了一千CC，而檢查的結

果，除結核菌外，並無其他病菌。但第二次便發現了幾種雜菌。又過了一個月，第三次再抽的時候，已經不是肋膜水，而是連容針都抽不出來的膿汁了！病人轉成了膿胸，情況非常危險。

主治醫生召集了第二次會診，大家沉默起來。

「現在唯一的方法，」阿洛夫醫生在沉默中站起來發言了，聲音異常堅決的：「只有開刀救膿！」

大家面面相覷的觀望着。

「這是挽救病人生命唯一有希望的方法，」他堅定的補充着，同時那副深不可測的陰沉着臉的醫生們。

「這，很危險吧？」一位醫生小聲地說。

「也許會死在手術台上。」另一位擔心着。

「但是，」阿洛夫醫生反駁道：「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爲了搶救病人的生命，我們是在科學與負責的信念上開刀的！」

當天下午，毛主席親自來看望關向應同志，批准了由阿洛夫醫生施行手術。

立即開始了手術的準備。在關政委休養的揚家灣建立了一個臨時的手術台。關政委在異常嚴重的情況下被抬上了手術台。阿洛夫同志精心地並充滿希望的施行了手術。在左後胸鑿開一小塊肋骨，乳黃色的膿汁從刀口裡流出來！……關政委的生命被從重危中挽救了！

以後，關向應同志的病日漸好轉起來。在阿洛夫同志的主治下，改變了過去關政委向休養習慣，把一個關得緊緊的窗子打開來，而日親自指導着替他理了髮、洗了澡。關政委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洛夫同志當選模範醫務工作者的選舉大會上，主席宣讀了關向應同志的來信：

「……我認爲他在診斷與治療上，有著獨到與正確的見解。在病者危急的關頭，在各種意見的分歧中，他堅持着自己的正確意見而貫徹下去。這是我在經驗中所體驗到的。」

因爲學術與治療上某些不同，以及他的民族性格，都不應該當做他的缺點來看。……據我所知道：白求恩大夫在前方時也會發生過與此類似的現象。可是這絲毫也不能減弱白求恩同志的偉大。這對於阿洛夫同志也是一樣的。」

關向應（簽字）

十一月十九日

## 六、『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一個來自資產階級社會的醫生，曾經在一次會議上這樣反省過自己的思想——

「我們這些醫生是做買賣出身的，病人脫打針就打一針，病人說吃藥，就吃點藥。只要使病人舒舒服，多來幾次，多介紹幾個病人，對於醫生的名譽和收入，反正是不會有壞處的，而到了延安，我們這種思想還變相地繼續着。那就是，做病人尾巴，賺自己名譽，給公家吃虧！」

但阿洛夫醫生，是另外一種人。他是在潰滅了階級和剝削的社會主義國度里而培養出來新的蘇維埃的醫生，他的知識和技能，原本就是爲着服務於人民才學習的。除此以外，他們不會有別的目的。

他自然地爲着這個目的的生活和工作。而對於我們，每一個從舊社會出身的知識份子，却還需要長期的改造過程。

因此，在阿洛夫同志和別的醫生之間，常常發生治療原則上的爭論。而他總是堅持着『儘可能不傷害病人的生理機能下進行治療的原則』。他反對拿病人做爲試驗品的那種資產階級醫生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常常說：『醫生的工作對象是人，我們是在給人治病，而不是給木頭！』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醫院里拾來了一個年青的孕婦。這是一個奇怪的孕婦——受孕剛剛三個月，而肚子却像懷着八個月的孩子那樣大了，醫生們診斷了這個奇怪的病，認爲是子宮外孕，並主張立即剖腹。

但阿洛夫醫生，反對這個輕率的診斷，並拒絕施行手術。

『我不能在一個沒有確定診斷的病人身上開刀。』他說。『宮病狀不是我們做最後判官的時候，我們應該繼續研究，而不能隨便地損害病人的生理機能。』

接着，他施行了進一步的診斷，從孕婦的陰道里取出了一些分泌粘液，放在顯微鏡下檢查，發現了其中有一粒粒的圓圓的小泡。

『有一些新的象徵。』他證實說：『可能是葡萄胎。再觀察一下吧。』

『可是病人要求開刀啊！』一個醫生急燥地說。

『至少也可做一個剖腹檢查。』另一個補充着。

『當然，』阿洛夫醫生不滿意圍着周圍的同事。『施行手術，對於我只是幾分鐘的時間，但在病

人身上製造痛苦，却是做醫生的罪惡啊！」

他於終始堅持下來了。到下午，他又在實行陰部檢查時取出了一串葡萄狀的水泡。於是他肯定了是葡萄胎，而絕對不需要動手術。

晚上，孕婦分娩了，生下來的不是小孩，而是一堆大大小小的葡萄狀水泡！許多醫生護士參觀了這個奇怪的胎兒。阿洛夫醫生講解着葡萄胎的形成和症狀，這樣，連那些積極主張剖腹試驗的醫生，也不禁點頭讚歎了。

「儘可能不損害病人生理機能」的治療原則，對於一個外科醫生是非常重要的而又非常困難的。而阿洛夫同志，盡到了一個外科醫生最高的責任。只有當藥物治療失效的時候，他才施行必要的手術。如他常說的：「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例如延安一位老鄉的眼睛，開始只是左眼有病，而一位醫生竟草率給他割掉了。但不久，右眼又照樣的壞了！經過阿洛夫醫生的診斷，用薩爾盡(SALIN E)治好了。他惋惜地對老鄉說：

「假如你早給我治，我現在是個兩隻眼睛的人！」

不久這位老鄉又帶來了一個瞎子，一支眼睛瞎了七年，另一隻生來就看不見。他跪下來哀求道：「外國醫生救救我這個可憐的瞎子吧！」

阿洛夫醫生給他施行了手術，兩隻眼睛又看到了這美麗的世界！

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最動人的是郝延齡同志的腿。

他因為不小心，手槍走火打斷自己的腿了，骨節而且化膿，下半截腿完全變壞了，連午開

他自然地為着這個目的的生活和工作。而對於我們，每一個從舊社會出身的知識份子，却還需要長期的改造過程。

因此，在阿洛夫同志和別的醫生之間，常常發生治療原則上的爭論。而他總是堅持着「儘可能不傷害病人的生理機能下進行治療的原則」。他反對拿病人做爲試驗品的那種資產階級醫生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常常說：「醫生的工作對象是人，我們是在給人治病，而不是給木頭！」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醫院里拾來了一個年青的孕婦。這是一個奇怪的孕婦——受孕剛剛三個月，而肚子却像懷着八個月的孩子那樣大了，醫生們診斷了這個奇怪的病，認爲是子宮外孕，並主張立即剖腹。

但阿洛夫醫生，反對這個輕率的診斷，並拒絕施行手術。

「我不能在一個沒有確定診斷的病人身上開刀。」他說。「當病狀不是我們做最後判斷的時候，我們應該繼續研究，而不能隨便地損害病人的生理機能。」

接着，他施行了進一步的診斷，從孕婦的陰道里取出了一些分泌粘液，放在顯微鏡下檢查，發現了其中有一粒粒的圓圓的小泡。

「有一些新的象徵。」他證實說：「可能是葡萄胎。再觀察一下吧。」

「可是病人要求開刀啊！」一個醫生急燥地說。

「至少也可做一個剖腹檢查。」另一個補充着。

「當然，」阿洛夫醫生不滿意望着周圍的同業。「施行手術，對於我只是幾分鐘的時間，但在病

索讀救地僅能不已，而對於他，却完全是平常的事。他認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犧牲自己去挽救病人，是一個醫生起碼的責任。

也許有人以為：對於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醫學的知識和技能。不錯，這像是一個戰士必須有槍一樣重要。但是，如同不是每個拿槍的人都稱得起戰士，對於我們具有醫學知識和技能的醫生，還必須能以他底技能和知識為人民服務，而且很好的服務——一切爲了病人的捨己救人的精神，才是一個醫生最可寶貴的品质。

一個手術日的早晨，阿洛夫醫生正在準備着進行日常的手術，忽然從十里之遙的新市場來了一個騎腳踏車的青年商人，帶着延安市商會的介绍信來找阿洛夫醫生。他說新市場發生了急性傳染病，昨天一個婦女頭痛死了，今天又有一個在疼！

在阿洛夫同志看來，急性傳染病當然比日常手術更重要。他立即停止了手術的準備，揹起藥包，同着翻譯同志騎馬馳去了。天下着雨，道路泥濘。當他們冒雨跑到市商會的時候，已全身濕透了。那個年青的商人還沒有回家，他們不知道病人在那裡。他焦急的等待着，不安地在雨中走來走去，留心地觀察着周圍的人們，看看是否有急性傳染病的現象。

商人回來了，要招待他們到市商會去喝茶，阿洛夫醫生堅決拒絕了，要求立即去看病人。商人把他們引到後街一間小屋子裡，一個瘦小的老太婆看到他們慌忙的站起來。

『病人在那裡？』阿洛夫醫生用生硬的中國話直擲問道。

炕上沒有人。年青的商人發現自己的妻子不在，開始窘迫起來，立即到外面去找。老太婆讓坐，倒水，招待客人……而阿洛夫醫生一直不安地站着，雨水從他的衣服上滴下來，他望着門外，等候着



病人的到來。

病人來了。是一個青年婦女，漲紅羞臉，帶着扭捏不安的微笑。阿洛夫醫生立刻讓她坐下來，進行了詳細的檢查，但終於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病狀，僅僅有點發燒；而據病人自己的說法，也不過是頭暈！阿洛夫醫生鬆一口氣，把聽診器取下來，燃起一支煙，望着病人微笑着。然後對翻譯同志說：「不過是感冒。」

他給病人開了藥，又詳細詢問了昨天病死人的情形。當他確知並沒有什麼急性傳染病的時候，他背了藥房磅，輕鬆地走出來。翻譯同志對於市商會這種小頭大做表示不滿地埋怨着，向阿洛夫同志却說：

「寧讓醫生空跑十次，不要醫生一次不到而誤了病人的生命！」

當他們走到新市場街口的時候，看到一個六七歲的小孩，一拐一拐的走過來。阿洛夫醫生看出了這是關節結核，立刻從馬上跳下來，親切地拉住小孩的手說：

「沒有病，我給你治。」

小孩被這個高鼻子的外國人吓壞了，掙扎着要跑。

「不要怕，」阿洛夫醫生趕緊安慰說。一面蹲下來撫摸着小孩的腿，「你有病，我給你治，不要錢，……」

小孩掙脫他的手，哭着跑開了。他站起來，無可奈何的擺擺手，對翻譯同志說：「請你去找小孩的父母來，告訴他們把小孩送到醫院去——不要錢。」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國日」的夜晚，延安總部招待外賓。已經是十一點了，阿洛夫醫生在席間接到醫院的電話，馬萬祥病危。他立即站起來告辭，葉參謀長告訴他已經太晚了，而且延河漲水，如果不太必要的話，可以在電話里指示治療辦法，明天再回去。但阿洛夫醫生不顧一切地謝絕了主人的挽留。一個醫生對於病人神聖的責任感，促使他立即回醫院去挽救病人的生命……

當他馳馬到河邊的時候，延河已經變成白浪滔天，滾滾奔流的洪水了！他的馬豎起前腿長嘶着。他揀了一個看來水勢較為平靜的地方，加了一鞭，躍馬躍入水中，波浪向他沖激着，他駕制着馬，和波浪鬥爭着前進……常過到河中心的時候，水深起來，沖激的力量也來得更猛！淹過了馬頭，淹過了背，馬掙扎着，他被波濤從馬背上播下來！馬被衝走了，他急湮過去，用一隻手捉住了馬嚼環，另一隻手則緊着河向對岸……馬從他手裡掙脫開來，跑上岸去，他失去了馬的力量，被沖下去達二百多米。當他回到岸上的時候，全身灌滿了泥漿，衣服的重量壓倒了他，他不起來，躺在泥濘中喘息着。然後脫下衣服，吃力的舉到馬背上，聽診氣和隨身帶的藥品被水沖走了，他帶着滿身的泥濘跑回醫院去。已經是次晨一點了，他洗一個澡，換上衣服，立刻到病房去……

四四年上半年，他的工作特別緊張，一直到八月間，中央醫院外科每天平均有一個以上的急症。就是說：除了日常的手術外，每天至少要施行一次急症手術。阿洛夫醫生不分晝夜的工作着。夜裡，當他施完一個手術的時候，第二個又來了，護士提着馬燈去叫他，輕輕的推開門，看着他那疲倦後的，甜蜜的熟睡，幾乎不覺叫醒他。但燈光一閃，他醒了，立即跳起來，跟護士到手術室去。

有一次正在施行手術的時候，阿洛夫醫生因為過份的疲勞和睡眠不足而昏倒過去！人們把他抬回

寢室去休息，但一個鐘頭以後，他又出現毒術室裏了！

手術繼續着。一個流產的女同志因爲出血過多昏迷了，需要立刻輸血。阿洛夫醫生環顧了一下周圍的人們，周圍是一些被氣燈光映得蒼白的疲憊的面孔。於是毫不猶疑地解開自己手術衣，伸出胳膊來：

『輸血，五百CC！』

人們出乎意外地望着他。按着他的工作和當時的身體狀況，正是需要休息和營養。然而他現在伸出自己的手來，爲着一個病人的需要，拿出自己的血來！

『五百CC，快！』他催促着。

人們猶疑地互相觀望着。

『快，爭取時間！』

於是，一個外國醫生，一個蘇聯共產黨員的血，靜靜地流入一個中國人向血管裡……

## 八、『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一九四三年八月，阿洛夫醫生被任命爲中央醫院的外科主任。這樣，他不僅能更好地發揮他豐富的醫學思想和治療方法，同時在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和醫務幹部的培養教育上，也起來了很大作用。

在阿洛夫同志的思想中，治療和組織是統一着整個醫務工作過程的。它認爲：如果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科學的分工，治療便不能有効地進行。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醫生與資產階級的醫生的單鍊技術觀點的本區別之一。因此，當他接受任命以後，首先在中央醫院外科打破了過去的傳統作風，創造了

科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風。……  
「如果我們要工作做得好，首先要組織起來。」阿洛夫醫生在第一大外科會議上說：「共產黨員做任何工作，都必須條條精緻。在醫術操作中也一樣。醫務工作，是一種科學的工作，而科學，就最右組織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要消滅一切條條精緻的現象。」

他把外科系統的手術室、病房、觀察室、分做三個工作單位，每個單位由自己選舉的人負責。並在每個單位裏實行嚴格的分工：甲醫師，甲護士，負責一切手術器械；乙護士，負責一切敷料；衛生員，負責拾病人……

外科在阿洛夫醫生的領導下，漸漸地消滅了混亂，立刻變得活躍起來了！緊張而有規律。手術室裡不再是嘈雜與紊亂，而是像一架靈活的機械一樣，諧合地工作者。從前在手術日必須醫生親自指揮準備工作的混亂現象沒有了，醫生可以在開始手術前的一分鐘測遠一切都準備得整齊的手術室裡，以前在手術中臨時缺少器械、藥物或敷料，曾經是平常的現象；而現在，手術室像一個全部器完全健康的人一樣，隨時都可以應付任何的工作，各種器械已不再是哭喪着烏黑的臉，而變得明瞭活潑起來。當阿洛夫醫生發現那黑黑的器械消毒鍋時，對護士說：

「這東西需要幾個，而且必須你親自替它洗乾淨！」  
「於是護士長發了好大氣力，才把那多年的積垢擦洗乾淨。」

為了保證組織機體的健全和鞏固，提高幹部們的責任心，阿洛夫醫生又在外科建立了嚴格的檢查制度。除了每天一次護士長的集體檢查外，他隨時隨地在工作申檢查，找同志們個別談話，了便情況和進行教育。用他工作中所需要的每一種表格，他命令護士必須無遺漏地填寫清楚，即使在基

「中沒有發生問題，也必須註明『無』字而不准許空白。

「這樣，就可以知道你究竟是檢查過了沒有問題呢，還是你遺忘了空在那裏！」他這樣解釋着。

在每一次開刀之前，阿洛夫醫生一定按着手術名單再到病房做一次最後檢查。如果病人身體情況有變化，便把手術推遲幾天；或者某個病人還有希望用藥物治療解決，便又從手術名單上抹掉那個名字。接着，他又到手術室。檢查室內溫度的高低，或者拿起一塊紗布，在牆壁上輕輕一揩，如果他發現紗布上有灰塵，便會立刻對衛生員說：

「這不好，有灰，會傳染的！」

他的檢查便是這樣嚴格！

有一次，手術室的護士長領『腸綫』，領物單上開了三罐，經過阿洛夫醫生簽了字（所有每天的病人納歷、用藥處方和物品出納等，他都要親自檢查簽字的），但在領物品時，護士長爲了省事起見，把標『3』字改成『5』，領了五罐。第二天，阿洛夫醫生檢查物品的時候，他發現標箱裡多了兩罐腸綫，而領物單上的字也改了！他立刻把護士長找來。

「你以後領東西再不必找簽字了！」他生氣地說。

護士長漲紅了臉。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爲！而凡是經過我簽字的，是代表着我對工作負責的。」

當護士長承認錯誤以後，他立刻變得和霽起來了：

「這不是兩罐腸綫的問題，而是對於工作的責任心。」

另外一次——一個護士在消毒器械裡發破了一支空針，當他要用的時候，發現空針是破的。當時

他沒有說什麼，立刻用另外的空針繼續工作。到了晚上，他把護士找去問：

「今天有一根空針是破的。」說着，他把那支破空針擺在桌子上。

護士長空閒消遣時候的護士，而那個護士撒了謊，說是衛生員打破的。

阿洛夫醫生生氣了，他把護士叫來問：

「這支空針是誰打破的？」

「小鬼打破的！」

他拿着空針審視了一會，然後望着那個護士問道：

「那麼，爲什麼你在滿潮時竟沒有發現呢？」

護士窘迫了……

「況且，」阿洛夫醫生接着說：「這不像是打破的。一支玻璃空針跌到地上，不要粉碎嗎？而現

在却只是兩道裂紋，顯然是蒸氣壓力的結果。」

他揭穿了護士的撒謊。而當護士承認了錯誤以後，他又變得溫和起來：

「你不應該撒謊！任何人在工作中都會犯錯誤的。只要敢於承認錯誤，就等於改正了一半。」

成爲延安醫務人員不安心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合理的休息。這個問題會相當嚴重地影

響着醫務工作的進展。阿洛夫醫生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認爲沒有適當的休息，也就不會有緊張的工作。不能使兩者合理解決的人，在新工作就會變

得枯燥無味。阿洛夫同志很懂得這一點，於是在他把工作科學地組織起來之後，便能自如地運用人和

時間了。

「總管先把過去的六小時工作制改為八小時，同時在外科實行輪值。而這是正當其他各科在開辦護士班的時候。他把外科病房護士從十六個減到七個，把手術室六個護士和兩個衛生員省減了下來。而在工作中，即做到了護士們每禮拜有一天的休息，在政府規定的假期放假。並且在這些以外，還做到了每人每半年中有半個月的休假。」

「時間和人數減少了，而工作效率却驚人地提高了——過去中央醫院外科的最高手術總數是：從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開七個病人，而現在是四個鐘頭十八個，或者五個鐘頭二十三個！」

「這些數字使那些一貫在工作上落後的人們吃驚了。他們驚慌驚異和好奇來訪問阿洛夫要其成秘密。『請告訴我們，阿洛夫同志，你的工作是怎樣的呀！』他謙遜地微笑著，指着那些統計數字簡簡地說：

『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 九、『學習，學習，再學習！』

一九四四年三月，黨中央抽調了六位以警察黨軍區衛生局長魏青山同志為首的八路軍衛校醫務幹部來向阿洛夫醫生學習。他們都是經過內戰到抗戰，在長期艱苦鬥爭中，領導和支持了全軍醫務工作極有功勞的醫生和醫務行政領導者。

『你們都是對黨對革命有功的醫務工作者。』阿洛夫同志和他們一一握手以後說：『但求到我們這種來學習，必須遵守我的五個條件。這條件，是嚴格的，如果不能準確的遵守，就請到別的地方

去！」

他的眼睛環視着這六位同志，像是在詢問他們有沒有決心。他們也互相點了點頭，然後聲音山崩地裂地說：

「那五個條件呢？」

「第一，遵守紀律，第二，準確的完成任務。第三，糾察，第四，學習，第五，再學習！」他嚴肅地說。

「一定做到。」他們站起來，齊聲回答。

「那好！」阿洛夫醫生繼續說：「因為醫生的工作是以人為對象的，醫生的動作關係到人的生命，因此，對於醫生，一切要求準確和嚴格。現在，請你們每人寫一張學習忠誠書。」

接着，他告訴他們可以先了解一下各科的工作情形，然後從最小的工作做起。

「這種不限定你們應做的事情。譬如抬担架，洗器械，做護士等。一個醫生不會拒絕器械，就等於一個護士不懂得他的槍。不從最小的工作做起，就不能夠去領導別人。應該一步一步地走，不要一開始就向我要求施行複雜手術，那樣，我是不會允許的。」

阿洛夫同志到中國來的任務之一，便是培養醫務幹部。在他的思想中，進行治療和培養幹部，是一個醫生同等重要的責任。許多次地，他向醫院負責同志、醫務部門的領導者和中央首長，提出具體的建議和計劃，他在自己的工作，也利用了一切可能，獲得對於實習醫生和護士的教育。

在這個問題上，他與一些來自資產階級社會的醫生有着原則的區別。前外科主任曾公開表示他對



這個問題的意見說：

「誰要向我要教育計劃，他就不要向我學習；我的教育方法就是『師傅領進門，學習在各個人身上』。而阿洛夫醫生，反對這種封建式的把實習醫生和護士當勞動力使用的觀點；同時也反對單純強調學習而不成當前任務的教育方法。他的方法是：從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進行教育。」

爲了培養護士，阿洛夫醫生改變了過去護士流動工作而建立了護士固定制度。在過去，每隔三個月，各科護士便混合調動一次。這使得護士們不能專長於一科的學習，不能在業務上提高，而影響到對於病人的護理。阿洛夫同志的護士固定制度，便是爲了克服這些弱點，在工作 and 學習上提高護士的。在這個基礎上，把護士提高爲醫生，把衛生員提高爲護士。

一個會經不安心工作的護士，在醫院總務工作者選舉大會上，擁護阿洛夫同志當選爲模範醫生，她的理由是：

「我過去一直不安心工作，因爲我受不到應有的教育。以前我在手術室，什麼也學習不到，我當然不會安心工作的。但阿洛夫同志來了，我的思想改變了，我安心工作了，因爲我受到了教育，學會了工作。不久以前，我還只能像傻瓜一樣地站在手術台邊看上面現在，我可以做應酬師的工作，施行麻醉，我可以代替實習醫生做助手了。這些，都是阿洛夫同志給我教育的結果。」

阿洛夫同志的教育方法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在工作中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他常常說：「我如知曉，之門是永遠大開着的。只要我知道的，儘可以教給任何願意學習的人。」

葉青山等六位同志的學習，是從做護士工作開始。還在整個延安醫務界，發生了重的影響。從

護士親醫生，都紛紛議論着：

「衛生部長也要從端便盆舉起！」

這話裏，充滿着對於阿洛夫醫生的醫育方法和他們學習精神的讚揚。

兩位六個人，非常愉快而緊張的學習着。最初的兩週護士工作結束了，大家開會總結，陝甘寧邊區野戰醫院長金川同志反省說：

「我們當官太早了。連護士工作都不懂，怎麼去領導別人呢！」

當他的實習到手術室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完全新的一套。補充了他們多年來在艱苦工作中所缺乏的新的知識和技術，解決了他們許多長年不會解決的問題。尤其是護士可以上麻醉，做助手，更使他們驚歎於養產階級的醫生和護士之間的嚴格階級。劃分是多麼愚蠢。而一個社會主義的醫生，他把自己的知識教給每一個能够學習的人，提高每一個有能力的人負責工作。

阿洛夫同志經常檢查他們的學習。選了幾個醫生接近病人的習慣和責任心，他要他們寫學習日記。這樣，可以督促他們每天必須去了解病人，回憶自己每天的工作和積累經驗。

在手術的實習上，每當遇到特殊手術時，阿洛夫醫生首先給他們講疾病的發生和治療方針，然後親自做給他們看。以後就由他們自己去做。或者首先讓他們試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提出問題，再由他來解決。他每次一次講解着，直到徹底了理解止，從未顯出過厭煩和疲倦。如果在手術中發生了困難或錯誤，他從不使有些醫生那樣當面責備，而總是用他那不熟練的中國話小聲說：

「慢慢地，慢慢地……」

或者，他要你，想一想。」

只有一人，一個急切需要輸血的病人，很不容易地找到了三百 C G 血液，而護士長在過早的時間把葡萄糖液抽出來了，當正要開始輸血的時候，他發現血液起了變化，逐漸變濃而凝結起來。這時，阿洛夫醫生把傢具一丟，雙手插在腰間，目光炯炯地環視着人們。

「這是誰幹的？」他厲聲地問。

「我……」護士長回答。

「你幹的什麼事！病人需要着輸血，而我們把血液弄壞了！」

他轉過頭去安慰病人，馬上取了另外的血液把工作完成。

到了晚上，他把護士長和其他幾位立場的同志請去，在他房里玩起撲克來。當他看着護士長玩得高興了，便對她說：

「今天的事情你覺得怎樣？不難過吧？」

「不，阿洛夫同志，是我弄錯了。」護士長回答。

「不過，我發脾氣了，不好！」他親切地笑起來。然後開始講解為什麼葡萄糖不能過早放進血液

里。

二 課戰地救護

四年冬天的一個早晨，金來川同志帶來了五批準備去前方的醫務幹部，請阿洛夫醫生為他們上課。

天陰着，刺骨的北風呼嘯吹來。阿洛夫醫生帶着人們來到僵硬的田野里，迎風站着，開始了上課。

「在前線救護傷員，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及時，一個是準確——那麼，你們不應該像今天來上課一樣，遲到了一個鐘頭！」他停頓了一下，望着大家。人們無言的低下頭去。他接着說：「及時，就是在戰鬥進行中施行救護，而不能等到戰鬥結束以後；準確，就是使救護有效，減少傷員的痛苦和死亡。因此，戰地救護的第一步，便是傷員先接近戰士，而自己不被打死。這就需要學爬。」

說着，他立刻又從頭倒下去，把臉貼緊冰凍的土地。

「首先頭保護頸部，」他說：「然後用手抓地，肚皮用力，向前爬行……」

他一面說着，便開始爬起來，靈活而準確地在凸凹不平的田野裡爬行了有五六十米。然後站起來對大家說：

「這叫做哥薩克爬式。現在大家來練習。」

人們排成橫列，臥倒下去。阿洛夫醫生糾正着每個人臥倒的姿勢——頭是否保護得好，手是否用力。然後命令道：「爬行前進」……當他發現那個人的姿勢不正確時，便跑到他前面做示範。

接着，又教了第二種可以拖帶傷員的側爬式，又教戰地急救的包扎和傷員搬運。他找一個人做傷員，躺在地上；另一個人做救護員。他指着傷員對護士說：

「現在他的頭部受傷了，你怎麼辦？」

救護員按自己的方法包扎着。他仔細觀察着每一個動作，不斷地提示着：

「頭抬高了，要吃子彈的！」

救護員把低下去。

「繃帶纏着地面了，要染菌的！」

當救護員發生癡癡的時候，他要他「想一想」：

「人的腦袋不光是爲了吃飯呀！」他駭然地說。自己臥倒下去，做出各式示範。

上課繼續了兩個鐘頭。當人們感到寒冷或疲倦的時候，看到阿洛夫醫生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便又振作起來了。……

## 十、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阿洛夫醫生是一個性格明朗，在工作中嚴肅和在生活上活潑愉快的人。像中央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們所說的：「在工作中是我們的導師，在生活中是我們的朋友。」他的生活很簡樸，嚴整而規律，像一個上滿了弦的鐘錶一樣，分秒不差的運動者。他按工作的需要，準確地分配時間和使用精力，從來也不會有過慌亂或遲滯。而當他玩起來的時候，會像一個小孩子。他可以同馬賽跑，和狗打架。每一個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說：和阿洛夫醫生一起，是永遠不會知道疲倦和枯燥的；而且在任何危急的手術面前，只要有他在，便不會發生慌亂和不安。他像勝利的化身一樣，鼓舞奮勇往直前。這一切，是只有對自己的工作具有全面知識和高度責任心的人，才可能做到。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中央醫院第一次模範醫務工作者的選舉中，他當選爲全院唯一的模範醫生。在同月三十日全延安的衛生動員大會上，他受到毛主席親書刺繡的「治病救人」的錦旗獎勵。同年冬天的邊區文教大會上，他又榮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特等褒狀，成爲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的英雄。

成爲一個國際友人，以自己的工作，根植在中國人民的感念里，成爲新中國的勞動英雄——這是  
一個外國醫生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

阿洛夫醫生在中國兩年半的工作中，爲我們的醫務工作開闢了新的道路。李富春同志在邊區的醫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阿洛夫同志在醫學上的功績，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醫務工作的新方向！』

冬天，一鋪薄雪的晚上，我會見了阿洛夫醫生。他住在一間普通的營洞里，陳設也很簡單，窗戶放了一張大的寫字台，上面堆滿了工作報告、表冊，和攤開來的書籍。與其他醫生不同的，是多了一架電話機。此外是幾把椅子，一個書架和一張木板床，一盆木炭火在屋中央的爐子裏燃燒着，不時爆發出小小的火花。我們圍着炭盆坐下來。

開始我們談了一些別的，然後我問起他的歷史——我想從他過去的生活中，知道一個社會主義醫生的思想和工作的特質。

他回答得很簡單，說：『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問題！』  
『在我們的國家里就是這樣。』他說。『每個人都懂得史對於自己的工作。爲了國家和人民利益。至於我個人的歷史，也和所有蘇聯人民的歷史一樣。我是蘇聯一萬萬七千萬人民中的一個，是蘇聯十三萬個醫生中的一個醫生。』

接着，他從書架抽出一本雜誌，一面翻着說：

『也許我同你談談蘇聯的衛生工作會很有趣的？』

他徵求意見似的點點頭，又點點頭，他便接着說下去，列舉了下面關於蘇聯醫務工作的概況：  
十月革命前，全俄國只有一九·七八五個醫生，三七·四七六個中級醫務工作者。革命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醫務工作像其他部門一樣，飛躍的進展着。到一九四一年，全蘇共有十三萬醫

生，和四十五萬中級醫務工作者。而每年在蘇聯各個醫科大學裡，還可以培養出一萬九千個醫生和八萬五千個中級醫務幹部，就是說，等於革命前俄國醫生的總數，和中級醫務幹部的三倍以上。

「僅僅在這次戰爭的三年中，」他說：「雖然我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我可以勇敢的說：蘇聯的新醫生就在六萬以上，而中級醫務幹部超過了十萬！」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的提高，和醫務衛生工作的開展，蘇聯人民的健康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這個雜誌上登載着：革命前的俄國城市居民，每一個千個人當中平均有三。八的病床位；而產婦床位在全國總共不過六八二四床，托兒所只有十九個，床位不過五五〇。但在革命以後，根據一九四一年的統計，城市居民的病床床位已增加到每千人有八。二，而產婦床位在一九四〇年就有了一四〇。八三七個，托兒所從十九個增到一四三。五七八個，其中床位僅只鄉村集體農場的李爾托兒所便有四百零九個。這種強大的醫務保健組織，使許多疾病在蘇聯根本消滅了，如天花、黑死病、虎列拉等。有些疾病則大大減少了：如傷寒減少百分之八十，白喉減少百分之七五，麻疹減少百分之五五，瘧疾在有些地區完全消滅了，有些地區則減少三四倍。特別是各民族共和國中，發展更快。而人民的死亡率較革命以前也減少百分之三五，兒童死亡率更減少到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

接着，他說到在這次愛國戰爭的最初十六個月中，沒有發生傳染病，而且有百分之七十的傷員重

傷。

「那麼，」他問我們蘇維埃國家最艱難的關頭，他說：「蘇聯無不取得一個勝利的微笑。我們的軍隊在撤退中，我們的人現在就心中，但我們首先戰勝了疾病。當他繼續不倦地說着這些的時候，我注視着他，心里想道：做爲一個蘇聯公民，他完全有權利誇

耀着自己祖國的光榮！

然後，他說到蘇聯醫務工作的經驗，和對於目前邊區的衛生運動。他說蘇聯醫務工作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廣泛地預防工作——預防和治療結合；第二是工作的計劃性和強大的醫療組織；第三，爲了保證衛生工作的澈底和普遍，發動了廣大人民親自參加。他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些特點。

「這就是蘇聯人民保健工作的道路。」他精神似的說。「我們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勞動人民的健康是依靠勞動人民的雙方自己爭取的。這對於新民主主義的邊區，我認爲也是一樣。」

後來，話關轉變了，談到邊區衛生運動的開展，勞動英雄的選舉，和在蘇聯愛國戰爭中蘇聯英雄。我慶祝他當選爲新中國的勞動英雄。翻譯金濤同志說，如果他在蘇聯，也會成爲蘇聯英雄的。

「也許我會被打死，」他活潑的說。「但自然，我不是蘇聯英雄，也不是最壞的蘇聯公民，而是三個忠實於自己工作的醫務工作者。」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於延安中央醫院



## 後 記

這本小冊子今天還有機會出版，在我倒是了却了一樁心願。

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因病在延安中央醫院休養了兩個月。其間我親自領受了阿洛夫醫生的醫療思想和工作作風。深感到在當時延安醫務界的思想紛爭中，阿洛夫醫生的思想和作風，有大大加以提優的必要。這個意思，受到了周圍許多同志的鼓勵，便於病中着手搜集材料，一面斷斷續續地寫成了這本小冊子。在表現形式上，雖不過是片斷的紀錄，但它的內容，既未能寫出阿洛夫醫生精神的萬一，也總算爲阿洛夫醫生在中國的業績整理出一些材料。而且，若如李富春同志所說，把阿洛夫醫生做爲我們醫務工作的新方向，那麼，它也還有其參考價值吧！

在供給材料上和寫作上，曾得到阿洛夫醫生的翻譯金濤同志的不少幫助，中央醫院劉院長及許多醫生護士同志們，都給了我很多方便和指導。寫成以後，曾經過口頭翻譯讀給阿洛夫醫生聽，並得到他的指正。

方 紀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抄完並誌於河間某村